

## 梁少雄：讓理想扎根泥土，慢慢綻放

本文收錄於《鄉建筆記——新青年與鄉村的生命對話》一書。

### 簡介：

梁少雄，1988年生於陝西寶雞隴縣，2007年-2011年就讀於山西農業大學林學專業，在校期間參與創辦山西農業大學大學生支農隊。同時為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農村可持續發展青年人才培養計劃第六期學員，並於2010年至2015年就職於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參與青年人才培養工作。現任蒲韓新青年公社聯合創始人、永濟市青年公益服務中心總幹事、山西晉土耕耘果品種植產銷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國仁青創」團隊成員。目前長期駐點於山西永濟蒲韓鄉村，探索青年人扎根鄉村的途徑與方法。

### 正文：

背靠中條山、面朝母親河（黃河）的蒲韓鄉村，在氣候不斷波動的三月初就已經充滿了春天的氣息。真有「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的感覺，只是杏花和桃花交織在一起，再配上零星的油菜花，一眼望去，非常絢麗，卻又搭配得自然。我們來到蒲韓鄉村馬上就快兩年了，從開始只是抱著一個單純的想法，希望借助成熟的農民合作組織的豐富經驗與青年人共同成長，到現在以扎根鄉村的生活方式承載對理想社會的思考與踐行，這期間充分感知到了前行的方向與動力，也體會到了個體改變？的希望與渺小。如果說在此之前的各種文化價值表述只是基於對社會在認識層面的反思與思考，那當下所處的坐標使自己觸摸到了「大時代」背景下為理想奮鬥的脈動。沒有逃避，沒有放棄，也沒有頭頂光環，只為知行合一。一切新思想、新文化、新價值都從自我的踐行開始，使其真正融入生產生活之中，這既是享受，也是探索，更是對主流文化價值的回應。

從大學時期懵懵懂懂地接觸鄉村建設，到畢業之後全職參與至今，一路走來未必對所做的事情有清晰的認識，也未必對所要面臨的挑戰做好了準備。只是因為積極樂觀一些，或者正因為此，我在不同的階段就很自然的有了不同的碰撞與選擇。腦海裡閃動各

種回憶時，還是充滿了精彩與線條感。希望自己的回味既是自我的總結，也是鄉建集體力量在小我中的展現。

## 1、理想的求索

帶著對自由的嚮往，自己按照三個在別人看來絕對不靠譜的條件（外省、學校佔地三千畝以上、校園內至少有兩個足球場）選報了夢想中的大學，最終山西農業大學成為了我的母校。

初入大學的自己和眾多身邊的同學一樣，期待著大學里好好學習，獲得各種榮譽，未來能找個好工作，立足於城市，離開鄉村。這種生於鄉村而夢想著離開鄉村的價值觀，幾十年來就是流行於城鄉各階層的社會「主旋律」，可以說至今依舊，甚至更盛。

然而大學的新奇度沒多久就成為過眼雲霄了。起初大家還會因為上課佔座而發生口角，在課堂上也會認認真真地記筆記，晚上還會三兩結群地去上自習或逛圖書館。可是，後來上課都是搶著往後坐，以至於老師上課時前面兩三排都沒人坐，在課堂上也開始玩手機了，空閒時間都是組隊去網吧玩遊戲。我自己因為酷愛足球，大量的空閒時間都是馳騁在綠茵場上，甚至逃課。不過自己倒也沒覺得無聊空虛和迷茫，幾乎每天學校操場的小門被自己翻兩次；即便天冷，即便只有兩個人，足球的樂趣依舊能讓自己感受到無盡的自由與充實。

這樣的大學生活持續了兩個多月，在一次同宿舍的夥伴帶著我參與他們老鄉組織的暑期騎行北京分享交流會之後，我的生活慢慢發生了變化。其實，對那次分享會並沒有太多感覺，因為是在一個小空間里，人員比較少，大家的交流更像是內部的總結與反思。不過，此後同宿舍的夥伴提出了要創辦社團的想法。也是因為2007年出了一部展現毛澤東學生時代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青春勵志電視劇——《恰同學少年》，所以捨友提議成立一個名為「恰同學少年團隊」的社團，旨在通過宣傳歷史與時事提升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當然，那時我們已經覺察到了身邊的各種現象，比如校園裡的垃圾亂扔問題，還有進食堂吃飯時，前者不顧後者，門簾直接甩向後者等問題。我們覺得大學生的素質不應該是這樣的。

就這樣，我們就開始籌辦社團了。第一次活動是2007年12月13日—15日在校園裡連續三天紀念南京大屠殺70週年。對於我們一伙沒有什麼經驗的大一新生來說，當時的活動組織和效果都是空前的了。中午在學校人流量最大的食堂前放著防控警報，大白紙上的簽名繞著食堂貼了一圈。也正因为此，引起了食堂工作人員的不滿，居然撕我們的簽名，結果就引起了衝突。最終我們輔導員和學生會主席都來了。

這一次活動聚集了我們大一全年級一百多號人，雖然因為各種原因「恰同學少年團隊」這個社團沒有辦下來，但自己回看大學時光時，這一百多號人無論是學英語的、搞園藝設計的、還是參加農業創業的，大學生活都比較積極向上。而這一次活動最為重要的意義是結識了我們學校搞支農的夥伴（他們已經接觸到了新世紀以來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老師倡導的大學生支農調研運動，也是我後來參與的主要工作），我的大學時光和人生都由此開始發生真正的變化。後來才瞭解到，這些夥伴們也有個社團，名稱是「共產主義建設青年社」，關鍵還是「非法」的（因其強烈的社會反思性，學校不給註冊）。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我的吸引。於是，沒多久，12月底我們就開始準備和北京林業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華女子學院共同舉辦的奔赴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縣倍加造鎮西駱駝坊村的下鄉支農活動。

## 2、創辦支農社團

整個下鄉過程因為四校聯合，充滿爭議和瑕疵。當我們第一天晚上到達後，七八十歲的爺爺奶奶準備了豐富的晚餐。飯後，他們就從炕上的席子下面拿出了一沓厚厚的賬本，向我們訴述他們村因為修高速公路而出現的強徵土地問題，包括3000多防爆警察包圍全村抓人。此後的一周多時間里，有好幾個爺爺奶奶前來訴說，甚至有的都要跪下，希望我們這些「天之驕子」和「欽差」們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那段時光，我們想象著自己作為大學生可以借助媒體來呈現他們的遭遇。可後來發現，今日的大學生已沒那麼多光環，今日的媒體也沒那麼正義感了。期間雖然還邀請過那位充滿正義感的女村長來我們學校做過演講，但這件事情就慢慢不了了之了。然而，這次下鄉的經歷，一下子將鄉村的問題呈現在我面前，而且讓我明白了：原來自己來自鄉村，卻並不瞭解鄉村，只是想著要逃離鄉村奔向城市。

當自己感受到了鄉村與自身的關係後，就開始和學校搞支農的朋友們走得越來越近了，也開始參與相關的學習討論和各類實踐。這包括大一暑期我們在學校周邊組織的下

鄉活動，這些活動算是讓我完整地經歷了大學生短期下鄉的方式方法。但這些經歷和思考基本都停留在活動本身上，對活動之外的社會發展層面的反思和思考還比較少。

2008年的國慶節，有幸和社團的三位夥伴一起前往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也就是我現在的工作單位）參加了「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專題培訓。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六天的時間徹底改變了我的大學生活和人生軌跡。來自全國各地四十多所高校的80余名年青人，聚在一起討論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而來給我們授課的都是以前在書本和電視里看到的專家學者。當然，更重要的，還有一幫全職參與鄉村建設，集體生活在北京西山腳下「新青年公社」的年輕人。這次培訓的全過程，讓我一個來自地方農業院校的大二學生認識到了自己知識的匱乏和視野的狹窄，同時感受到了青年學生的社會責任與力量，也看到了另類的生活景象。在返校的火車上，和幾位夥伴就商量要將我們學校的支農隊伍「合法化」，成立「山西農業大學大學生支農隊」。



行走在田間地頭的大學生支農隊。自2000年以來，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與全國240余個支農類社團保持緊密聯繫與合作，十年來培訓指導過的學生社團超過300家，涉及全國200余所高校。

回校沒多久，我們真的就註冊成功了，山西農業大學的學生支農活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時至今日，回頭看去，我們社團已經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年輕人。這也是自己感到非常自豪的事情！

大二大三的時光基本就在支農隊裡度過，組織學習討論、拉練、辯論會、放電影、開展講座、下鄉實踐……方式方法很多，但堅持一個原則和目標，就是以學習討論為主，引導同學們走向實踐，或者說，要從對自我的大學生活的反思開始思考當下中國社會乃至全球的發展。期間，我堅決地放棄了自己原本的專業（林學），從以前上課偷偷摸摸看課外書，到後來變為正大光明地閱讀，自己心裡也感到踏實。

大三下學期，在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的引導與支持下我就開始外出參加社會實踐活動。2010年5月份去雲南省東川區阿旺鎮一帶「抗旱救災」，途中迷路，一伙人差點犧牲；2010年6月份去廣州中山大學，參加全國性的農民合作組織發展交流論壇。慢慢地，自己開始對新世紀以來全國範圍內的鄉村建設運動主動進行瞭解，視野也在打開，認識也在不斷提升。

### **3、支農青年的力與困**

臨近大四，身邊的同學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考研、考公務員、找工作。原本打算在學校好好讀書學習，彌補自己思想理論方面的不足，可是在劉老石的影響下，我和女朋友都一起前往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參加「第六期農村可持續發展青年人才培養計劃」，從此開啓了自己全職參與鄉村建設運動的歷程。



「農村可持續發展人才計劃」是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在大學生支農調研基礎上對鄉建青年進行為期一年的系統培養，自2005年至今已持續開展12期，逾230名學員參加。圖為第一期人才計劃學員在中國人民大學的結業合影。

初到北京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是炎熱的7月底，從敬仰到走入其中，自己很快就進入了工作狀態，連續兩個「非常態」的支農青年集中培訓，雖然很累卻興奮不已。

九月份團隊建設結束後，劉老石就讓我和另一名夥伴準備外出，執行走訪全國支農社團的計劃。我倆都是大四，按劉老石的要求，出去要搞講座和交流，要指導各個學校支農社團的發展。我雖略有擔心，但畢竟也是在社團里實打實地乾出來的，也還是充滿期待。我們按照行程規劃，走訪了一個半月，從北上到南下再北上，山西-陝西-四川-貴州-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原本還計劃要去江蘇、安徽和山東的，因為有其他事情就提前結束了走訪行程。



2017年2月十二期人才計劃學員集中培訓

一個半月的行程，越走越自信，也感受到了新世紀這波大學生參與其中的鄉村建設運動的重要性，因為我們途中也拜訪了很多社會組織、老支農隊員和高校老師。當然，也有讓人煩心的事。在從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前往湘潭大學的路上，我收到了自己學院的「威脅」通知，說我的逛課節數已經超過50節，讓回來立馬辦理退學手續。去北京之前學院就以大四有課為由不讓我外出學習（原因也比較複雜），我當時是做了心理準備的。再加上劉老石告訴我，如果你們學校敢開除你，咱們就準備好資料，在網上掀起一場關於反思大學教育的討論，讓溫鐵軍、錢理群等老師都參與。我自己也想著是啊，大四是有課，可是有多少人去上呢？學院領導只會講規定，根本就無視學生成長的現狀（大部分高校都是類似的狀況）。與其浪費時間還不如好好出來參加自己喜歡的社會實踐，況且我都給四門授課老師請假了，老師們也允許我考試時間回去直接考試。在走訪期間，有一門授課老師打電話說要考試，可是我真的就趕不上，老師就給我留了試卷，等我回去後讓我一個人在實驗室考。真的很感謝這位老師的寬容。

所以，在收到「威脅」通知時，我沒有害怕，心裡也很平靜，更沒想著回學校。不過當時的確準備了很多自己在大學其間參與社會實踐的材料。直到一個月後因為要進行畢業生信息採集，我才不得不回學校。回去後這個事情也妥善地處理了，來年夏季我也順利地畢業了。

過了2010年的冬天，學院的事情基本搞定，自己和夥伴們開心地進行著年後的支農青年集中培訓，而一首「春天里」一直唱響在培訓期間。

2011年3月下旬，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劉老石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個年輕的團隊。無法形容的悲痛，為什麼好好的一個人就突然沒了呢？早上起床時還在討論「起床不難，難的是決定起床」，上午還討論部門工作計劃，直到晚上出事前的幾個小時還打電話過來詢問我們印刷集體學習材料的事情。

清明節期間我們內部組織劉老石追思會，當溫老師走進青年公社的大院時，我當時就差點大聲哭出來，身邊的夥伴也是眼睛里的淚珠在不停地打轉。可溫老師的講話，一開始就說幸好沒有看到你們有人哭，要不然一定嚴厲批評，對劉老石最好的紀念就是學習他的精神，繼承和發揚他所做的事情。這個教誨，一直銘記心中，也時刻懷念著劉老石。

幾個月以來，劉老石的離開是同伴們都無法接受的，但一切工作都得繼續。只是因為缺失了這樣一位年長的靈魂人物，團隊之間的爭吵和分歧越來越多，愈演愈烈。而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我們喊著「為農民服務，為理想奮鬥」，「團結互助，共同發展」，我們自己內部卻有如此大的分歧與隔閡呢？甚至有一年過年期間，晚上想來想去睡不著覺，就給幾位骨幹發短信詢問此事，不過也不了了之。後來，自己也慢慢想明白了，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和對未來的預期，沒有說誰就是對的，誰就是錯的，既然不能形成共識，那就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努力去乾，這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劉老石走之後的兩年內，我充滿信心地與幾位同伴進行著全國支農青年的培養工作，在原來集中培訓、區域交流、外出走訪等基礎上，還進行了各種創造性的嘗試。我們總結以往經驗，努力瞭解90後大學生的現狀，編輯了文集《大學可以這樣過》。直到2014年4月份，團隊內部出現了整體性的困惑，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影響這麼多年輕人，可等到畢業之後這些年輕人去哪呢？有什麼成長平台可以讓年輕人繼續參與鄉村建設呢？我們知道，這個問題在大的社會背景下不是我們可以完全回應的，但我們很想去探索。於是就提出，我們能否集中到山西永濟蒲韓鄉村這個成熟的農民合作組織中去辦公學習？但這在當時只是個想法而已。

#### **4、扎根蒲韓，胸懷天下**

2014年5月12日，我的兒子誕生了。一個小生命的到來讓自己開始思考未來的選擇。在北京待了四年多，從來就沒有長遠的預期，還是比較喜歡鄉村的環境與節奏。大團隊的分歧，小團隊的困惑，再加上看到好些返鄉青年的案例，自己和愛人有了返鄉的念頭。不過即便是離開梁漱溟鄉村建設中心，那也是乾與鄉村建設相關的工作，因為對發展主義和消費主義文化價值的反思已經深入內心，也在渴求自己的人生能不斷追尋真理與正義。當時返鄉的想法比較單純，想在村裡推動一些農戶做生態生產，在城裡開一家生態面館，同時以此為窗口銷售村莊的其他生態產品。不過自己心裡清楚這個事情的挑戰，一直也在觀察和準備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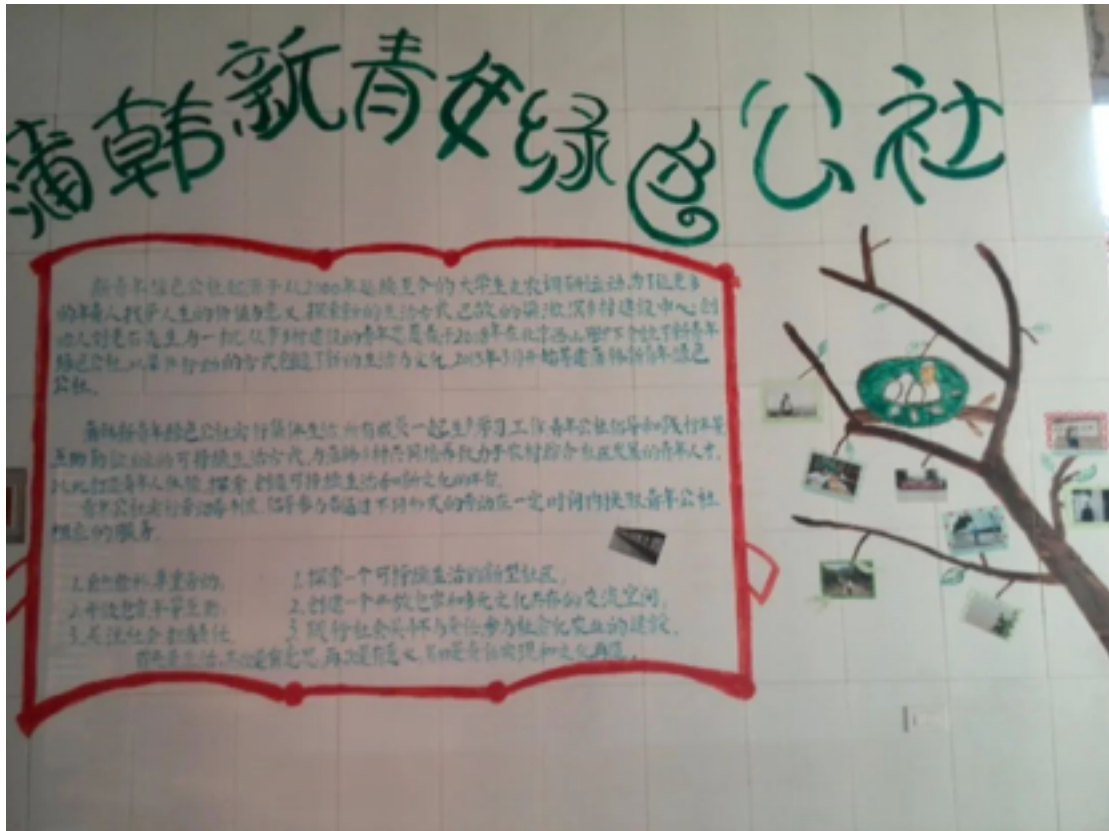


梁少雄一家在黃河邊



「農村人才計劃」項目在山西永濟蒲韓社區創辦新青年綠色公社和老石農場，圖為農場發酵床豬舍主體完工合影。

2015年1月，對我來說又是一個比較大的人生轉折。在第五屆全國農民合作組織論壇上，我碰到了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的韓磊，他向我們講述了自己負責的城市消費店工作，同時提出我們能否有些參與，特別是能否吸引一些就近高校的青年學生。我當時就覺得，我們之前不就討論過駐紮山西永濟蒲韓鄉村的事情麼。於是，2015年3月18日我就帶著團隊單純的想象來到了蒲韓鄉村，希望在這塊寶地能夠為更多的年輕人提供學習成長的機會。



2015年7月創建山西永濟蒲韓新青年綠色公社

來到蒲韓鄉村，我自己就開始跟著鄭老師的團隊工作學習。這的確跟通過書本案例的學習很不一樣，這裡不只有理論分析的骨架，更能讓我們看到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故事，它們絢麗多彩，但也充滿艱辛。這裡，我也真真開始了深入瞭解農村的工作。

2015年的7月，我們設想的通過蒲韓鄉村的成熟經驗培養年輕人的計劃迎來了新的一批學員，我愛人和孩子也來了，我們這個大家庭就開啓了「扎根蒲韓，胸懷天下」的探索。

在蒲韓鄉村的學習，綜合而豐富，經常會有外面的朋友來訪，順道就會有各種討論交流。但慢慢地我也發現，蒲韓鄉村就是一個寶庫，我們能學多少，能學多深，完全取決於我們與蒲韓鄉村的互動有多深。那我們就不能只是學習，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和探索。於是，2016年4月份我們開始籌備引進長春雲鳳社的發酵床養殖技術，先進行本地化的試驗，再結合蒲韓鄉村的生態種養殖計劃向農戶推廣。而試驗和推廣的過程就是年輕人最好的學習機會，事實也是如此。在建設發酵床的兩個月里，我們在技術員的帶領下，學木工、焊工，製作各種酵素和營養液，學習內容非常豐富。此刻，我們的豬仔在發酵床里已經快樂地成長了7個月，從其毛髮豎立而發棕色就能看出健康程度，團隊也已經與蒲韓鄉村負責生態養殖的團隊開啓了向農戶推廣發酵床養殖的計劃。

2016年上半年我們建了一棟發酵床豬舍，下半年改造了一座有30年歷史的青磚木制老房子，全年都在搞建設。不過，這也算是真正開啓了我們放棄幻想，面對現實，以生活的心態在蒲韓鄉村扎根探索的想象。



蒲韓種植（養殖）專業合作聯合社簡介（2009年）

2017年，我們已經在推廣發酵床，同時尋找有理念有意願的農戶記錄農產品的生產過程，這樣就可以一方面為城裡的朋友提供價格實惠的健康農產品，一方面探索參與式保障體系的運作過程。相信在蒲韓鄉村這塊寶地上，我們能探索的事情還很多，兒童教育、中醫養生保健、生態技術、建築設計……

如果說蒲韓鄉村在用看不見的方式重構鄉村的生產生活服務體系，進而在一定區域和程度上超越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易方式及其文化，那我們希望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也能成為其中的一員，更希望蒲韓鄉村這種植根於生產生活的經驗能在有條件的地方得到借鑒和擴散。

鄉村當下的一切，都不是自身孤立的表現，既不是自以為是者眼裡的衰敗與貧窮落後，也不是心懷幻想者眼裡的世外桃源，鄉村就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金錢至上和消費主義為核心的文化價值侵蝕滲透下的真實存在。

如果我們願意在教訓中反思，認可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那就有了重新思考和認識鄉村價值的基礎，而生於此長於斯的人們及延續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價值則是支撐這種可持續性的核心所在。

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逐漸認識到自己已經從一個批判與反思的角色逐漸走向積極建構者，而在這一過程中我本人也是參與鄉村建設的直接受益者，我們的工作既無光環，也不悲情，而是用生活的心態探尋理想社會。以生態生產為基礎，對內涵傳統文明與智慧的鄉村教育、醫療、養老等生活服務系統的建構，就是我們實實在在立足於鄉村的價值自信，也是中華文明引領世界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方向。如果真有如此勾連，那這足以讓我們為之奮鬥一生。慶幸的是，在孩子教育和父母身體調理中我們已經獲得了更多的啟迪和能量，我們可以驕傲的說鄉村可以辦最好的教育和醫療。

在參與鄉村建設的道路上，從來就沒有終點，也一直充滿著別人的質疑和自己的惶惑。然而，當所有的一切都成為一種內在的生活方式時，即便只是黑暗中的一支蠟燭，但依舊充滿光亮，因為我用自己的姿態活著，也許還會更持久！